

文學筆記
叢書之一

留仙外史



行刊社應供

文學筆記
叢書之一

留仙外史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說例

一勸懲之書，不啻汗牛充棟，閱者嫌其老生常談，往往覽不終卷，輒即欠伸欲睡。是書義取勸懲，凡遇耳聞目見，可愕可厭之事，間亦登之，非敢自亂其例，蓋欲藉以醒閱者之目也。

一餘善餘殃，降祥降殃，皆由於善與不善，載於經書者最詳。此即說因果之祖也。大抵世家大族，其先類皆積有厚德，予每有所聞，即樂而吮墨登之，以證因果之說不謬。

一神仙有無，原屬渺茫，說部所載最多。茲載林妃雪事，謂求仙必先行善，可見求仙並非難事，特患人不肯多行善事耳。至吳真人事，吾鄉婦孺皆能言之，以孝註名仙籍，尤信而可徵，願以告世之談道者。

一說部所載狐仙，類多子虛之言，是書間登一二，皆實有其事，以其足以警世也。

一說部所載閨閣兒女私情，往往刻劃盡致，未免有傷風化。是書間登一二，皆發乎情，止乎禮義，至踰牆鑽穴，狂蕩苟且之事，概不錄焉。

一說部所載淫情蝶狀，類多憑空結撰，尤傷心術。是書三十六花禪一則，以係實事，俾少年子弟見之，庶知有以自警也。

一綠林之徒，法所不貸，是書間登一二，以其所言所行盜也，而幾近於道矣，豈非蕞蕞，皆有可採閱者，當亦以爲然也。

一吾儒出膺民社，聽訟最難，如遇人命，所關尤當慎而益慎！予每聞奇獄，輒筆之，另爲一卷，凡爲民父母者其留意焉。

述而不作，先師且然，予每閱叢書祕冊，與故老遺編，可擴聞見者；或爲之刪繁就簡，或全錄其文，亦彙成一卷，願公同好，必標出作者姓名，以不敢掠美也。

新式標點 留仙外史目次

張相國祖	一	傅青主徵君軼事	一七	林妃雪	三三
方老宮保	二	陳太封公	一八	夜話	三九
文字竹葉	二	劉封公	二〇	吳真人	四一
一文錢	三	程太封公	二一	吳解元子	四四
韓文懿公軼事	四	倪封公	二一	潘氏祖	四四
富翁子	六	李封公	二二	扎拉芬夫婦	四五
吳生	七	葉封翁	二三	仙露	四五
姑蘇某翁	八	黃勤敏公	二三	袁姬	四八
余徐二公軼事	一〇	張叔未先生	二五	夙冤	五〇
杭州某翁	一二	姚孝廉	二五	趙乙	五一
左生	一三	某公分校	二六	絳幘生	五二
雷擊二女	一四	鄉場顯報	二七	屍變	五四
雷擊某氏子	一五	吾鄉張生	二八	小蛇	五五
葉孝廉	一五	張玉常觀察	三〇	辣蟲變蛇	五五
僵尸	一六	余鏡湖太史	三一	潯州儒學蛇	五六
何相國兄弟	一六	甲乙偕試	三二	溧陽史仲皋言三事	五六

樵夫某甲	五七
平鄉縣老儒	五八
趙勇公軼事	五九
海州四怪	五九
鄭甲	六〇
千金亭	六一
賈先生	六二
錢弗要	六二
徐禮客	六四
產怪	六四
祝由科	六五
稽作典	六五
古雛鸞	六七
粵東某甲	七〇
姪兒	七〇
(附錄宮娃歌節婦吟佳人)	七八
某太史鬼求代	七八
柯壽鞠	八〇

伊莘農相國言	八二
圓光二則	八四
又	八五
楚北王某	八六
愛兒	八七
變驛馬	八九
廚姬	八九
元壇	九〇
邑人某甲	九一
秦氏婦	九二
某姬	九二
吳明府	九二
陳司馬	九三
林遠村方伯	九四
浙江學使署狐	九四
摺差	九五
歐公子	九六
虎豹	一〇二

俞壽霍	一〇四
蕭狀元	一〇五
覺社湖蚌珠	一〇六
怒晴雞	一〇六
蛇妖	一〇八
周孝廉妻	一一〇
產鬼畏繖	一一二
制軍某公	一一三
蟻陣	一一四
簪侍御	一一七
李泥丸	一一八
魚城	一一九
某官妾	一二〇
年大將軍	一二〇
甲與乙爲善友	一二二
王素芳	一二三
素芳說夢	一二四
吾鄉某太史	一二五

指腹爲婚	一二六
老圃某翁	一二七
產蛇	一二九
雷擊某總戎	一三〇
崔太史	一三一
王氏子	一三一
雷擊邵伯民	一三二
大通余翁	一三三
雷擊三則	一三四
獵人某	一三五
行脚僧	一三六
當塗令	一三七
金錢李二	一三七
九山洞	一四一
少年客	一四二
劍俠	一四三

父子同日合卷	一四四
毛甲	一四五
戴明府	一四六
某公子	一四七
雄黃彈	一五一
有外山王	一五四
蔣柿姑	一五七
活佛	一六一
禮部書吏	一六二
肇慶府署五異	一六四
鬼批縣尉頰	一六四
庚午神誅水怪	一六五
金毛吼	一六五
蜘蛛怪	一六五
驪鬘卿	一六六
記海鹿門別駕少時事	一六六

紀夢	一六八
(附錄重修虞姬墓碑)	一七一
小衛玠	一七二
婉姑	一七六
某氏子	一七八
媚鄰	一八〇
清苑縣某氏女	一八二
杜有美	一八三
守貞	一八七
禳穀龜	一八八
某令	一八九
孫明府	一八九
倪公春岩	一九〇
張船山先生訊盜	一九三
張靜山觀察折獄	一九五

留仙外史 目次



新式
標點
留仙外史

張相國祖

兒時在塾，家大人訓之曰：「士人讀書，尤宜積德，卽以吾邑而論；其先積德愈厚，其後發祥亦愈熾。」因言張文端公之封翁，初夢神送一衣冠人至，謂爲晉朝王處仲；是夕果生一子，封翁甚喜。稍長，器宇魁梧，性亦聰慧，十歲忽殤，封翁悲慟甚切。越數年，又夢前衣冠人至，曰：「吾周覽天下德福，無如翁家，今再來不復去矣。」俄頃公生，言貌舉止，與前無異，故字曰敦復。子小子識之，不敢忘爾。時童穉不敢請問，翁家之先有何功德，後聞吾師張子畏觀察寅言，始略知其大概。先是明季，張氏之祖有諸生某公，生二子，俱讀書立品。公老不得志，家計日窘一日，鋤圃種菜，忽見窖藏白銀充斥不下百萬，自念書生福薄，驟得鉅貲，何以堪之！遂如舊掩好，將留作善舉。及老而疾革，始告二子，命必俟荒年掘以賑飢，爾曹務須善成吾志。倘背吾訓，妄存貪念，子孫不昌。二子泣涕受命。公卒後數年，適遇奇荒，二子遵公治命發掘，覘之信然。遂謁邑令，敬陳遺訓，願出窖救荒。令故賢者，正苦賑濟無術，聞言大喜，自督役親往發之，果得藏銀百萬，盡以賑飢，所活無算。事竣，將爲請獎，二子堅辭不受。後某甲早行，見人肩擔二筐，內盛珊瑚、青精、水晶、碑礪之屬，大如杏實，疊疊如貫珠，不知何物。試問何往，曰：「送往張家去也。」恭逢國初定鼎，文端文和兩公父子相繼拜大學士，一時兄弟子姪田私第而躋顯秩者，指不勝屈。始知所見珊瑚等物，爲各色頂戴也。

【里寨子曰】「聞諸故老言，此次賑饑，皆吾邑校官昆陵趙廣文督其事，絲毫不入私囊，饑民皆沾實惠。彼某甲早行，見人擔二筐送往張家內，另着一小筐亦盛如杏實各物，問此爲何，曰：此送趙校官者也。未幾，

後嗣熊詔，果大魁天下，子孫後亦多顯宦云。」

方老宮保

家大人又言：吾鄉方恪敏公，生性孝友，封翁以事戍邊，卒於戍所。恪敏年甫踰弱冠，聞耗跣足徒行，數萬里至塞外，負父骸骨歸。後以布衣獲馬周之遇，官至直隸總督。其子勤襄公葆嚴，宮保猶子，來青宮保，先後相繼均官總督。時人榮之，以爲恪敏平日存心孝友之報。

【里寨子曰】『易謂「積善之家，必餘慶。」所積愈厚，則其慶亦愈大且久。吾邑鉅家顯族甚多，然未有如張方兩姓之赫赫者。觀張氏之祖，所積之善，宜其科甲至今不絕！且自文端公而後，一脈相傳六代。翰林潘文恭公筆記載之，謂爲古今所罕有。至方秩相承，間出文人理學，其先非有盛德，曷克致此？即恪敏公孝友一節，已可略見大概矣。』

文字竹葉

廣東某寺一老僧，貧苦清修，持戒甚嚴。嘗暑月有遊方道士，日暮來求寄宿。僧曰：『無論荒利湫隘，不足辱鶴馭。即仙師不棄，而此地惡蚊甚多，啜人最毒，往往有受創潰腐而不能瘥者。貧僧僅一敝布幃，別無以應客。可若何？』道士曰：『倘師慈悲，肯假一袈裟地，暫容棲止，得避虎狼幸矣！他非所慮。』僧以其言懇切，遂願讓已榻款客。道士謝曰：『蒙師見留，受惠已多，何忍迫師露宿，致飽蚊吻？』僧曰：『師行路甚憊，非幃不得安寢，不必過讓。』彼此推遜久之，道士乃宿僧榻。僧竟夕亦幸不爲蚊所厄，心竊訝之。詰旦，道士起謝曰：『昨蒙假榻，感不敢忘。然師夜間得毋受創不？』僧曰：『幸託仙庇，夜間竟無一蚊，不知何故！』道士笑曰：『緣感慈悲，略用小術，將蚊

盡驅於後園竹葉上矣。師須切記，凡蚊所栖之葉，已化文字，皆可避蚊，慎勿輕視。一僧異而趨驗，果見園竹數百竿，葉上各栖一蚊，俱化文字。大喜出謝，道士不知何往，蓋仙人也。從此遂無蚊患。後遠近好事者聞竹葉能避蚊，爭購求之。每葉錢數十文，不逾年園竹爲空。僧由是致富，爰大庀材，剏修蘭若，居然金碧莊嚴矣。吁！向非老僧一念慈悲，安能幸締仙緣，爲我佛之光哉？

【里藥子曰】常州湯貞愍公雨生先生，貽汾宦粵時，聞有此葉，特造其寺求之，不得，心殊招恨。歸途暫憩村塾，與塾師言及，師云：「向與僧善，曾得數十片，爲人攫奪殆盡。今存無幾，請分餽二葉。」公喜如獲異寶，一贈友人，一用頗黎二片，將葉夾其中，四圍鑲以紫檀。葉上文字，固係篆體，亦于葉旁署款，篆書「甲申春日雨生」六字配之。以篆體兩面一致，俾把玩者泯其反正之迹。公心靈巧，凡日用什物，無不精妙，卽此可見。嘗觴予於獅子窟別業，出以見示，並述其緣起如此。」

一文錢

一文錢者，姑蘇布店也。初徽商甲乙二人，合夥挾重貲至蘇貿易，各昵一姬，不吝揮霍。兩姬固奇女子，嘗半夜無人時，謂二人曰：「從古勾欄中，搗姬無好相識，有錢則奉爲上賓，無錢卽標諸門外，比比皆然。日來窺二君囊金漸次蕭索，君等挾重貲，背鄉里，爲權子母，今爲妾等耗費殆盡，脫不早爲計，其何面目歸見家人？願熟思之。」甲乙亦以爲然。然以戀戀不忍割愛，苟且安之。搗姬每有所求，必百方謀畫，以厭其欲，無何典質既罄，遽爲搗姬齒冷，將下逐客之令。兩姬曰：「何如君等不聽妾言，早知有今日矣！妾等不幸，身墮下流，實非所願。蒙君等割臂要盟，刻銘心髓，觀二君意氣，不過暫時落莫，必不久困，不如暫歌別鶴，努力以圖恢復，妾等當誓死待踐昔約，報君有日矣！」各餽白金五十兩，趣令早去。甲乙無可如何，不得已受金揮淚而別。時歲將暮，二人姑就酒壚，對酌。

禦寒，並市飴餽寒具等物充饑，心緒煩冤。飲罷，忘攜餽金，歸寓始覺，急覓不得。逆旅主人促索稅費，勉強典衣以應。行李一空，二人計窮，日則行乞，夜則寄宿古剎，恥過兩姬之門，避道而行。會除日薄暮，二人拾得枯枝，就地燃火相對歡飲。甲於腰囊摸得一錢，擲地歎曰：『重貲散盡，留此一錢何益？不如拋去。』乙忽心動，急拾取曰：『此碩果也。』天幸存此一脈生機，安知非剝極而復之兆？遽攜錢出，曰：『君姑待之，我自有計。』甲莫喻其意。少頃，乙歸，手攜竹片、草葉、敗紙、鷄鴨毛等物。甲問何爲，乙笑出麵粉，索水調漿，就地火光中將草纏竹片上，蒙以敗紙，又偏黏鷄鴨毛，畀甲視之，宛然各種禽鳥。甲曰：『君處此愁城，尙何作此兒戲？』乙但笑而不言。竟夕，約成二百具。平明，以半付甲，邀同至元妙觀，自有料理。甲姑與俱往，觀爲姑蘇遊觀之數，春日尤盛。比至觀，士女雲集，婦孺見甲乙所攜禽鳥，以爲酷肖，爭來購買，頃刻俱盡。每具十數錢，其計五千有奇。甲至是始歎乙心思靈巧，樂不可支，因問：『一錢何用？』曰：『竹片、草葉、敗紙、鷄鴨毛等物，皆係拾諸市上，以一錢市麵粉，豈不愜敷所用耶？』相與大笑。自是購添各色紙張，雜鷄鴨毛以肖人物、花草等狀。兩人夜間分製，日至觀求售，自春徂夏，纔百日，計斂錢三千餘緡矣。因變計居積貨物，往無不利，不兩年積貲數萬，遂于閭門開設布店，大書『一文錢』三字，榜于門，誌不忘所自也。乃各具千金，爲兩姬脫籍，姬各出私蓄相助，經營不數年，財雄一方。爰遣人至徽迎取眷屬，兩家相約，世爲婚姻。迄今二百有餘歲矣。閭門外泰伯廟前，一文錢、三金字，大如媵姥，猶煌煌照人目云。

韓文懿公軼事

韓文懿公，貌寢陋，而揖讓如蜡，年逾四十，甫領鄉薦，計偕北上，膏秣無貲，襆被徒行。嘗日暮失路，寄宿人簷下。少間，一叟籠燭至，見問：『誰何？』公具告邦族，叟瞿然曰：『是慕廬先生也。』耶老朽向讀大文，嚮慕已久。今不知惠臨，裝慢勿罪。』公謙詞致謝，叟叩門肅客入，爲具酒食，款洽甚恭。就廳事西偏設榻，請公安寢。叟入，公甫就

枕廳上故供祖先木主，殘燈尙明。時正月中旬，燈節初過，月明如晝。忽聞窸窣作聲，一女從門隙入，靚妝高髻，徑至祖先案前，伏地跪拜，已出一物，置香爐下。冉冉由門隙入內。公知有異，悄起于爐下，摸得一物，就燈下諦視，形類篋絲，上纏紅線一縷，腥臭刺鼻。乃攜壓枕下，倚枕假寐，以覘之。無何，又聞窸窣聲，前女從門隙出，後隨一女，相將至祖先前，伏地交拜。前女起，索爐下物，不得，意甚惶急。後女立待良久，復獨由門隙入內。前女便至榻前，問曰：「頃爐下一物，公見之否？」公披衣起坐曰：「良有之。汝需此何爲者？」女曰：「實告公，妾非人，乃縊鬼也。合于今夕得替投生，非此物無以爲信。乞公憐而賜還爲幸。」公拈髯冷笑曰：「若然，汝利人之死，以圖己之生，我實不願遂汝之生而不救人之死。物固在此，吾決不汝還矣。」女再三哀之，公瞪目拈髯，冷笑不答。女慘然變色曰：「公不畏鬼耶？如再不擲還，妾將現變相矣！」公笑曰：「汝縱現變相，是汝本來面目，吾何畏哉？」女亂亂有聲，長袖一拂，蓬髮垢面，帶眉突睛，舌出脣外長尺，怒目相向，意殊猜惡。公笑曰：「汝技止此乎？汝試亦觀我變相如何？」相傳公固奎星化身，時宿醒未解，酒氣尙醺，急起赤足，索得雙履，躡躍而前，鬚髮怒張，盛氣向女面一嘯，其狀儼然世俗所繪奎星也者。女不禁悲嘯撲地，幻爲雲煙，頃刻漸滅，竟不能復聚形矣。公乃叩內室門，曳出，備告所以。先是，叟有子出外，婦不得於姑，日間適以小事勃谿。叟聞公言，和有變，急入告媼，相與破扉房門，果見婦懸梁上，氣尙未絕，解纜以水灌之，頓蘇。公諭叟與媼好善視其婦，一家感泣。從此稱慈姑孝婦焉。天明，公出爐下物，火之，並將灰投園中，以絕其患。是科公登會狀，官至大宗伯。

【里蔡子曰】「相傳吳門有星者，決人吉凶，百不爽一。許繆殿撰形登會狀果驗，一時神之。文懿公往求推算，則曰：『子一第已屬幸事，尙望捷南宮乎？死期且至矣，奈何！』公聞而快快，無意北上。友人力破其惑，又薄助其貲，甫克罷勉就道。竟繼繆公而登會狀，星者聞之惶愧遁匿。又聊齋誌異載元少先生曾設鬼帳一事，思古之不得志於時者，或爲路鬼擲擲，或受小人奚落，正復不少。若公既見重于冥王，又能氣懾惡魄，可見公平。

日爲人，爲天人之所欽服；較之尋常與鬼物爲伍者不同！彼星者本小人之尤，以公貌陋家寒，傾挾一窮儒，不能發迹之見，不待推算遽加菲薄，是炎涼之心中之，非其術數之或驗或不驗也。其智識不出鬼物下哉！噫！」

富翁子

富翁某，羣雌粥粥，中年舉一雄，喜甚。兒甫周晬，忽終日啼哭，滴乳不食；舉家憂皇，急延多醫商治。並云：「但求兒愈，不吝厚酬。」羣醫籌商立方，藥不下咽，束手無策。次第散去，中有某醫者，素專治小兒，其術甚精，再四諦視指紋，知兒固無病，竊希厚酬，獨留不去。而展轉思維，卒不喻其啼哭不乳之故。偶遊後園，見乳母于荷池爲兒洗濯衣袴，蓬頭悲泣，問其何泣之哀，答曰：「妾一家老幼，不下十口，皆賴妾在此乳兒，得不凍餒。今兒疾不治，一家斷難存活，那得不哭！」醫聞是乳母，其心忽動，乃曰：「我醫也，再四諦視指紋，兒實無病，但不喻其啼哭不乳之故。汝若知之，可悉告吾。我當設法治之。若是，則汝家溫飽，我亦得厚酬矣。未審汝知之否？」乳母聞之，皇遽投地稽顙有聲，悄謂之曰：「先生必秘勿告翁，妾乃敢言。」醫曰：「諾。」乃曰：「前日抱兒戲池畔，兒掬石上生螺，納諸口中，妾急以指掬之，已輟喉際。從此啼哭，滴乳不食。此致病之由，惟妾一人知之，先生慎勿多言！未審果能治之否？」醫撫掌笑曰：「得之矣。」以好言慰乳母，並誓不泄言。乳母叩謝而去。醫特見翁，笑賀曰：「連日爲郎君故，幾忘寢食，頃思得一良法，疾可立效，但不知郎君愈後，所謂厚酬者，幾許耳？」翁喜拊髀笑曰：「小兒果愈，謂以五百金爲先生壽，可乎？」醫笑曰：「請益之。」曰：「倍之何如？」醫點首曰：「可矣。」迺囑翁速購肥鴨百頭，繩繫其足，而倒懸之，以盞承鴨嘴所流瀝沫若干，用銚頻挹注兒口中，不炊許時，兒啼哭頓止，且以手索乳哺矣。翁顙而狂喜，以千金酬其醫。

【里藥子曰】「昔楊州鹹商某，中指頂螺紋中忽生一紅毛，根圍紅盤，大如豆。毛銳如針，觸之痛徹心髓，

醫治罔效。且稽古方無是症，羣醫無可如何，相率辭去。吾邑嚴肇基名醫也，適游廣陵，商耳其名，禮延診治。嚴稽羣醫所立方，或敗毒，或瀉火，俱無少效。默思中指屬心，毛乃血之餘，其色赤，屬火，必心火與腎水不能濟，君火動而血無所統，致釀此患。治當滋腎，以金填腎氣，老法加減三日，而毛色頓黑，痛頓減。又三日，而色黃，痛漸止。再三日，而色黃轉白，越日毛隨盤結，痂俱落，疾良痊。所謂醫者意也。彼小兒假蝶，以鴨見蝶，必吸，所取其淺以淪之，故立愈。證以嚴醫之法，益知醫以意爲之，較執古方，不更可操勝券乎？」

吳生

唐盧龍節度使李公，精星學，推算窮通妖壽，百不爽一。有愛女，美且慧，公推算當封夫人，非公侯之命，不許占。故及笄，猶未字也。有吳生者，固世家子，素游惰而性儇巧，誕欲攀援，又不致遠，通媒妁，密以百錢賄日者，爲捏造一極貴之格，書于紅牋，乘公出行，故犯鹵簿，公怒，吐痰，侯拘至輿前，厲聲問故。生叩頭曰：「小人以貧困不能自存，特占休咎於日者，謂貴不可言，自念一寒至此，何由發迹？緣賴觀所評命紙，沈吟猶豫，不虞節鉞忽臨，致誤冒犯，罪萬死。」公索牋，展推之，命良然。顏色頓霽，詳詰世族，大喜，命載之後車，歸爲蒸沐更衣，問娶妻否？對曰：「以貧故尚未婚配。」公益喜，遂策吉以愛女妻之。一介措夫，一旦坐享富麗，頓增驕蹇。左右之人妒而且恨，交譖於公。久之，公亦察其無他能，陰悔而厭薄之，欲殺之，苦無其法。會吐蕃大入寇，朝廷憂之，詔各路節度使舉將才，公遂抗疏薦吳生。固世家子，素習韜略，可勝將帥之任。疏上，召生告之。生知將借刀殺己，然不敢辭，且伴喜，再拜深謝，汲引及僉旨下，生拜辭。公內與妻訣，女固賢淑，以父將不利于婿，心殊不懌，乃勉生曰：「男兒志在四方，死生有命，此行安知非福？努力爲之，不立功歸，無相見也。」君其懋哉！生曰：「諾。」既至戍所，諭部曲將弁，詰旦登場閱武，有不至者，殺無赦。至期，一一閱畢，各厚犒之。且笑謂諸將弁曰：「爾曹各有所長，果同心戮力，

盡爾蕃虜，何難殄滅？幕府少不更事，頗好馳馬試劍，敢獻薄技以助諸君一笑。」僉曰：「唯唯，願幸寓目。」少選數健兒，共舁一大刀至，約重千鈞。生乃着戎服，跨駿馬，持所舁大刀，下抑上揚，左盪右決，輕如揮扇，易若折枝。舞畢，下馬，毫不竭力。各營羅拜，歡聲雷動。賀曰：「公神威，真天人也！」生命以刀懸諸營門，擇日撻伐。初生閱武時，吐蕃潛遣諜者偵之，見生舞刀大驚，舌橋幾不能下。深夜悄就營門，舉之直如蚍蜉撼樹，卒不能動。諜報吐蕃，聞之相顧失色。君臣籌議，以爲不早自量力，強與交綏，是螳臂當車，徒自取死。急上表謝罪，願歲歲朝貢，永誓不反。捷聞，朝廷嘉悅，以李公所薦得人，首左僕射，封代國公。以生征虜有功，授嶺南節度使，封萬戶侯。妻封涼國夫人。至是，生得官歸，遂爲翁婿。夫婦如初。後女問生始知前所舞大刀，以木片飾錫箔爲之，又預如式鑄千鈞鐵刀，使懸營門，故令其諜者偵報，以攝其心而投誠輸款也。

【里藥子曰】「或謂吳生一生工于用詐，始也以詐得婦，卒也以詐得功，亦何狡獪乃爾也？予謂必其命應如此，故天牖其衷，福至心靈，向使吐蕃之役，應變無謀，則翁將借刀以殺其婿，夫且不能終有其妻，則冠婚媾能不爲生危乎？方入贅時，公雖信命，竟不免爲人言所搖，賴女也能賢，安命不貳，「安知非福」，一言幸中，果爾塞上捷聞，朝中命下，翁既微寵，妻亦分榮，自是生得官歸，遂爲翁婿，夫婦如初，是蓋有幸詞焉。予舊遇盧生，祠見題壁詩甚夥，類皆豔羨盧生，得遇呂仙，作此一場好夢。予謂盧生若無封侯骨，何能入夢？因口占三絕以調侃之。有云：「盧生自有封侯骨，纔得邯鄲夢一場。」卽此意也。武侯嘗言：「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天卽命也。否則，命之不猶而妄希非分，天下之百般奸巧，百般窮苦，豈少也哉？况就用兵而論，所謂兵不厭詐，此事卽探入智囊，亦奚不可？」

姑蘇某翁赴飲，夜歸見鄰人某甲，河畔磨刀，詫問何爲？不答，再三研詰，始勃然謂：「婦與某生有私，適瞰生來，將掩執而併殺之，以洗門戶之羞。」翁把玩其刀曰：「此固當殺，奈刀不利，何？我有寶刀如新，發于硎，請暫相假，何如？」甲謝曰：「甚善。」翁笑問：「汝曾殺人也未？」曰：「承平世界，焉敢妄殺人？」曰：「然則汝初次殺人，亦須薄飲壯膽。」乃邀甲至家，出酒一瓶，佐以菹豆，囑其自酌，無躁。爰託如廁，悄往呼婦，告之故，婦與生惶愧叩謝。翁急麾生曰：「去去，毋緩。」生倉皇遁。翁又囑婦扃戶，歸視甲，酒甫罄，問：「尙需酒乎？」曰：「足矣。」遂假刀別。翁急歸，破扉而入，索生不得，意翁漏泄，恨甚，返叩翁笑曰：「良然，汝且稍安，試聽老夫一言。竇人子娶婦不易，因泄一朝忿，殺之固差快意，但殺之必須鳴官，鳴官即不免咎責，且須薄費爲汝計，亦甚不利。今爲汝畫一萬全策：婦既不貞，不如鬻去，藉得其貲，亦可再娶，不較爲盡善乎？汝其思之。」甲沈思久之曰：「翁計甚善，倘其父兄不肯，奈何？」翁謂：「但坐以私生一事，即指老夫爲左證，計無不借。」甲如言往懇婦之父兄，果恥其不貞，聽甲處分。遂將婦鬻去。越數年，翁以歲饑家落，丐食如秦，藁宿寺中。一日見羣婢擁一麗人，珠冠繡帔，入寺禮佛，健僕三五輩，皆華服，着吉莫鞞，伺立門外，屏息耳語，意是命婦。少選禮佛畢，麗人升輿，瞥見翁，命從者詣翁，備問邦族，遽令攜翁歸。見其閨閣閑閑，粉堊煒燁，其良人出，年可三十許，容止甚都。麗人謂翁是表叔行，良人慰問殷勤。翁諦視麗人，非他，卽某甲之鬻婦也。以其良人在側，彼此約略寒暄，兩心嘿喻，不敢架說。良人命左右爲翁具湯沐，更衣進饌，栖以精舍，漏二下，兩婢秉華燭導婦至翁寢所，檢衽叩地，翁急掖起，婦喟然歎曰：「妾曩以一時之誤，微翁白骨已朽，妾之身，翁之賜也。再生之恩，久恨未報，今幸相遇，謹先具黃金二百兩爲翁壽。」乃命婢列金几上，謂：「不願微物，出自私忱，聊酬萬一。」翁請安心寬住，他日言旋，良人自別有餽贐也。」翁喜出非望，凡婦所言，竟不知所答，唯唯而已。先是其良人以無子，命紀綱吳下買妾，適得婦歸，連舉雙雛，良人大喜，使乳母字之。前歲嫡死，婦已正位，遂好甚敦。良人富固敵國，以妻黨故，遇翁甚厚。翁居如半載，左右給役，皆二八俊童，飲食起居，靡